

# 肉豆蔻當年有多珍貴？ 荷蘭把紐約送給英國 換來這種香料的壟斷權

西方之間的阿拉伯商人對歐洲人一直嚴守著香料群島的秘密，這也讓歐洲商人們嫉妒到眼紅。除了嚴格保密通往香料群島的航線，阿拉伯商人甚至把肉豆蔻浸泡在石灰裡以防止發芽，這樣買走肉豆蔻的歐洲人就再也可能自己用肉豆蔻發芽栽種了。

為了壟斷世界上僅有的肉豆蔻產地，荷蘭人通過戰爭打敗了眾多的競爭對手，並對馬魯古群島的原住民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血腥屠殺。壟斷香料市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用帶血的屠刀，把持著全球肉豆蔻的獨家貿易權，他們肆無忌憚地抬高肉豆蔻價格，甚至，為了價格和利潤，荷蘭人燒毀了阿姆斯特丹的全部肉豆蔻倉庫。就這樣，荷蘭人賺得盆滿鉢滿。

### 壟斷的終結

荷蘭東印度公司掌握了幾乎所有產肉豆蔻的島嶼，唯有朗島仍由英國人控制。為了徹底壟斷肉豆蔻，荷蘭人同英國人爭奪起了對這座小島的控制權。

1667年，經過近六十年的戰爭，兩個殖民者達成了《佈雷達條約》，相互承認他們的殖民要求並交換有爭議的領土。

英國放棄了對朗島的控制，這個世界盡頭的小火山島終被荷蘭人佔領，荷蘭人實現了在全球範圍內壟斷香料市場的“豐功偉績”。作為交換，英國人在北美得到了一個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的沼澤小島。

荷蘭人的對肉豆蔻的壟斷持續了數百年。然而，世上沒有永遠掩蓋的秘密。1769年，法國園藝師皮埃爾·波弗爾把肉豆蔻幼苗（一說是種子）從馬魯古群島偷運到了毛里求斯島，在那裡它們開始繁衍生息起來，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把肉豆蔻樹苗帶到了檳城、新加坡、印度、斯裡蘭卡和西印度群島。

無數的肉豆蔻種植園在世界各地建立，肉豆蔻的價格一落千丈，荷蘭人對肉豆蔻香料的壟斷結束了。經過上百年的血腥掠奪，馬魯古群島成爲了一處神棄之地，這裡如同世界的盡頭，少人問津。今天，肉豆蔻的栽種遍及全世界的熱帶地區，印度、斯裡蘭卡和格林達達都是肉豆蔻的重要產地。

英國人以肉豆蔻爲代價換來了新阿姆斯特丹。後來，它有了一個我們更熟悉的名字——紐約。

班達海，聯繫著太平洋與印度洋。在這片海域中，有十餘座火山島。島嶼低地的火山土壤上，生長著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這些星散於班達海中的群島，如同綠色寶石串鍊嵌於蔚藍色海洋之中。人們把這裡稱爲馬魯古群島（Maluku）或摩鹿加群島（Moluccas）。

### 氣味芬芳的植物

潮汐剛剛退去，明月自海上升起。海岸沙灘，椰林樹影，水清沙白。

月光映在一棵小喬木的枝杈上，數隻螞蟻模樣的小蟲正在此尋覓著一股讓它們極其愉悅的氣息。在這棵樹木光亮的綠葉間，隱藏著長有十餘朵淡黃色的小花的雄花序，這些極具誘惑的氣息正來自於此。小蟲們很快發現了目標，各自爬進了雄花序上小小的鐘形花朵裡。

雖然這些小蟲看上去有些像某種螞蟻，不過它們來自鞘翅目蟻形甲科，這是當地特有的一種蟻形甲（Formicomus braminus）。很快，這些貪食的小蟲又匆匆忙忙從鐘形的小花中爬出，身上帶著花粉，沿過枝杈，奔往另一處散發出愉悅的氣息的宴會地。

火山島雨林中的常綠小喬木是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這是特產於馬魯古群島的肉豆蔻科肉豆蔻屬植物。花期時，肉豆蔻能開出氣味芬芳的鐘形黃色小花。肉豆蔻是雌雄異株植物，雄花和雌花在不同的樹上發育，一棵雄樹

可以同時爲幾株雌樹傳粉。在蟻形甲的幫助下，授粉成功的肉豆蔻雌花，子房開始膨大，發育出果實。肉豆蔻與蟻形甲之間的合作早已親密無間，如班達海隨季節變換的海風流，和在這一風浪洋流中聳立的十一座火山群島一樣，似乎亙古以來未曾有過改變。

### 雨林的饋贈

朗島（Run），是馬魯古群島中的一座小火山島。這裡地處赤道，雨林中沒有寒暑交替，唯有高溫、潮濕、連綿雨水和無盡長夏。

在赤道地區綿綿不斷的雨水滋潤和炙熱陽光烘烤下，肉豆蔻果實隨著時間一天天發育，逐漸成熟，變得如杏大小。成熟後的肉豆蔻的果實會開裂成兩瓣，露出裡面深棕色硬質閃亮的種子，在種子的表面，裹著鮮紅醒目的如絲綢般的肉質假種皮（肉豆蔻衣）。

在很久以前，一直生活於朗島的摩鹿加人就知道，雨林裡的肉豆蔻果實會爲他們換回財富。肉豆蔻是大自然的朗島的恩賜，數個世紀以來，來自波斯、阿拉伯和馬來、爪哇的商船會乘著季風，沿著先輩開闢的路線航行至此。有的時候，甚至還有來自中國的船隻來此靠岸。商人們會帶來各種島民需要的各種物資和精美商品，交換島上出產的氣味芬芳的肉豆蔻。儘管跨越多個大海的遠航困難重重，但香料群島的肉豆蔻會爲他們的冒險換回驚人的財富。

### 珍貴的香料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具有獨特甘甜辛香味的肉豆蔻一直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肉豆蔻在歐洲總是供不應求，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紀的歐洲，無論是城市、宮庭、城堡，以至人散發出的氣味都不大友好。城市市民擁有自由潑糞的權利，經常洗澡在當時的人看來會招來惡鬼或瘟疫。

這些臭味既然無可消除，最佳手段便是思考如何遮掩。肉豆蔻、丁香和肉桂等熱帶香料散發出的氣味幾乎可以掩蓋所有的臭味。尤其是，在沒有冷藏條件的時代，這些香料的香氣能夠掩蓋肉的腐臭，讓醃肉得以長期儲存，並帶有獨特的風味。

經過漫長的旅途和無數次接力轉手的交易，當肉豆蔻最終到達歐洲宮庭貴人們的手中時，其價格已遠比黃金更爲珍貴稀有。肉豆蔻、丁香、肉桂這樣的香料，本身已成爲財富的象徵。傳說中，蘭開斯特王朝末代君王亨利六世在加冕前把名貴的肉豆蔻撒在羅馬的街道上，讓肉豆蔻的香氣飄散在在街道之間，這種令時人矚目的敗家子行爲藝術，更坐實了他亡國之君的特質。

對歐洲人而言，香料和財富是劃等號的，14世紀的一篇文章說，一磅肉豆蔻的價值相當於“七頭肥牛”。人們只知道，這些無比珍貴的香料來自遙遠的東方，來自大海的盡頭，來自傳說中的香料群島。而此前幾個世紀，橫亙於東

### 殖民者到來

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伴隨著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葡萄牙人的航船開進了班達海。終於，冒險家們在印度尼西亞的上萬島嶼間，尋找到了傳說中的香料群島。

初次到訪的葡萄牙船隊帶著滿船的香料回到了歐洲。這一次航行，葡萄牙商人實現了巨額的利潤。葡萄牙人的成功冒險激發了無數人的貪欲，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商船紛紛進入到這一海域。只是朗島的摩鹿加人，從此再也沒有等來肉豆蔻爲他們帶來的財富，來自歐洲“文明世界”的商人很快向他們舉起了屠刀。

1616年，英國人控制了朗島，宣稱這裡是大英帝國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並成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肉豆蔻的垂涎，成就了大英帝國的開始。

而實力強大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則驅逐了更早來到這裡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佔領了馬魯古群島的更多島嶼，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人和馬魯古群島原住民的酋長簽下了協議，只是他們並不打算和摩鹿加人做交易。荷蘭人在馬魯古群島上建起一座座肉豆蔻種植園，爲了實現巨額利潤，他們把每顆對外銷售的肉豆蔻都淋上石灰使其不育，並制定法律，對任何偷竊、種植、銷售肉豆蔻或者進口枯萎肉豆蔻的人一律處死。

## 人類用了八天，就殺死了世界上最大的生命

如果不是這份植物標本，我也不會知道人類曾經殺死和摧毀了他們在這個星球上所見過的最大的生命體。

### 令人驚奇的巨樹

1848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立刻引發了長達七年的淘金浪潮，人們從世界各地趕赴當年還是成片森林的舊金山附近，淘金熱和圍繞淘金產生的一系列欲望需求，引發了對加州的開發與探索。1852年春天的北美內華達山脈西側，一個名叫奧古斯都·多德（Augustus T. Dowd）的獵人正在追逐他的獵物——一隻受傷的灰熊，他無意中進入了這條山脈從未被歐洲殖民者涉足的深谷，在那裡他沒找到他的獵物，卻見到了令他驚懼的一片森林，那片森林裡的樹泛著鮮紅的光澤，比他此前見過最粗最大的樹還要大上三倍。

很難說他懷著怎樣的震撼從這片森林回到人類社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回來之後繪聲繪色地將這些發現告訴了每一個認識的人。當質疑他的鄰居們也被帶去親眼目睹這片巨樹的時候，再一次，每個人都被震撼了。他們把所見最大的那一棵稱爲“發現之樹”（the Discovery Tree）或者“猛獁”（Mammoth），發現的榮譽歸於奧古斯都·多德。

來自這片巨樹的枝葉在當年便被加州的植物學家阿爾伯特·凱洛格 Albert Kellogg 確認為新種，並賦予了拉丁名“Washingtonia gigantea”以紀念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同時，他將一些材料給了從英國來的植物採集家威廉·洛伯（William Lobb），洛伯馬上意識到這些植物的非同凡響，他迅速趕到了多德發現這些巨樹的森林，采下了完整的植物材料和種子，並在次年底帶回英國，當他經過舊金山的時候，沒有對美國同行透露一個字。

洛伯回到英國後迅速把材料交給了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林德利在研究後將它命名爲“Wellingtonia gigantea”，用來紀念帶領英軍擊敗拿破崙的威靈頓公爵亞瑟·韋爾斯利。兩人不約而同使用了種加詞“gigantea”，來自“giant”巨人之意，極言此樹之龐大。這次“搶注”名字意外引發了英美植物學界的長期紛爭。

這就可以確信的歐洲人與巨杉的初次相遇。而今天我們知道，僅存於內華達山脈西側海拔1500—2400米山地溝穀中的它們，和分佈於北美太平洋海岸的親戚、世界最高的北美紅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相比，巨杉更加粗壯，是地球上現存最大的樹，同時也是人類已知地球上存在過的最大的單體生命。

樹木在一生中不斷地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最終轉化爲木質素沉積在身體裡，一棵成年大樹往往比同年齡的其他類型生命要重得多，比如目前已知世界最大的動物成年藍鯨的重量可以達到50—150噸，一棵成年巨杉重量輕鬆超過10頭藍鯨。

但當時歐洲人還不知道，在此之前的數個世紀裡，周圍部落的北美原住民早已知曉這些巨樹的存在，他們稱之爲“Wawona”——發音與生活在這片森林的西班牙鴉鵂（Strix occidentalis）的叫聲相似，原住民相信西點林鴉鵂是這片巨樹森林的守護者。

而生活在圖萊河（Tule River）的原住民則稱之爲“toos-pung-ish”或者“Hea-mi-withic”，與這些部落的創世神話相關。在原住民眼中，巨杉是世間所有樹的始祖。巨杉不僅體型龐大，樹皮中豐富的鞣質使得巨杉耐火燒又耐菌腐蝕和蟲蛀，成年巨杉輕鬆活過1500歲，在多雨霧、風暴和林火的高山上，如同不朽的所在。

### 屠殺上古的巨人

如同命運的嘲弄，死亡厄運卻很快降臨在這些不朽的生命之上。僅僅在西方人發現到“發現之樹”巨杉的第二年，它就被伐倒摧毀了。因爲樹體的龐大，砍伐“發現之樹”花了5個人二十天時間。詹姆斯·哈金斯（James Mason Hutchings）在他的書《加州奇觀》（Scenes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in California）中詳細描述了這一經過：

“爲了伐倒這棵樹，五個雇工花了二十二天的時間，採用的方法不是砍，而是用斧鑿將其挖掉。在將樹樁從樹上完全割下後，還有樹幹近根部的寬大形態使得樹能保持直立。爲了完成砍倒它的壯舉，在22天裡花了兩個半天的時間來插入楔子，把它們打進木頭裡，直到最後，森林高貴的君王被迫顛倒戰慄。這棵樹在經歷了將近三千個冬天的‘戰鬥和微風’之

後，它終於倒下了。按我們的猜測，這是一種犧牲……”

通過年輪的粗略估算，“發現之樹”活了超過1300年。在這個過程，人們也意外地發現巨杉的木材材質出人意料地鬆軟，被伐倒之後木材碎了一地。在後期統計中發現，巨杉伐落後直接倒下導致的木材損失達75%以上，因而後期的採伐不得不事先在巨杉身下挖好相匹配的坑槽，並用大量樹枝作爲緩衝。即便如此，巨杉的木材過於鬆軟，幾乎無法用作最重要的建築和工業材料，只能用作籬笆，或被當做燃料燒掉。“發現之樹”的被砍伐後的樹墩也沒有被“浪費”，把它當成一個可以站下32人的舞臺，在上面舉行舞會，一時被傳爲奇談。

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更多更龐大的巨杉群落被發現，然而，龐大而“無用”並沒有阻止巨杉被肆意砍伐破壞。除去獲利，還有更多的人採伐巨杉只爲戰利品般炫耀。在“發現之樹”被伐倒的第二年和同一片巨杉集群（這些集群被稱爲grove），一棵巨大的“森林之母”（Mother of the Forest）巨杉樹皮被整體剝除，販賣至紐約和倫敦展覽和售賣。甚至1894年舊金山舉辦世界博覽會，也毫不猶豫選中、砍伐、切割了一棵3000多歲、周長30米的巨杉“世博會巨樹”作爲展出物，證明巨杉“確實存在”。

### 馬克吐溫之死

另一場更加著名的悲劇發生於1891年。兩名商人Hiram T. Smith 和 Austin D. Moore 早在1888年出價買下了內華達山脈西側的大片林地，成立了金斯河木業公司（Kings River Lumber Company），佔有了近120平方公里的巨杉森林，從此展開了瘋狂的採伐。

在1891年，一棵被叫做“馬克吐溫”的巨杉被伐倒。“馬克吐溫”的高度達到了100.9米，周長達到了27.4米——可作爲對比的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巨杉是“謝爾曼將軍”，高度僅有86米，周長31米。“馬克吐溫”很可能是人類目睹過的最大的生命體，而據當時人們的描述，這棵巨樹的生長如此完美，樹身上沒有任何雷電燒灼留下的痕跡，它只有1341歲，在成年巨杉中相當年輕，如果不是遭遇人類，很可能保持高速生長數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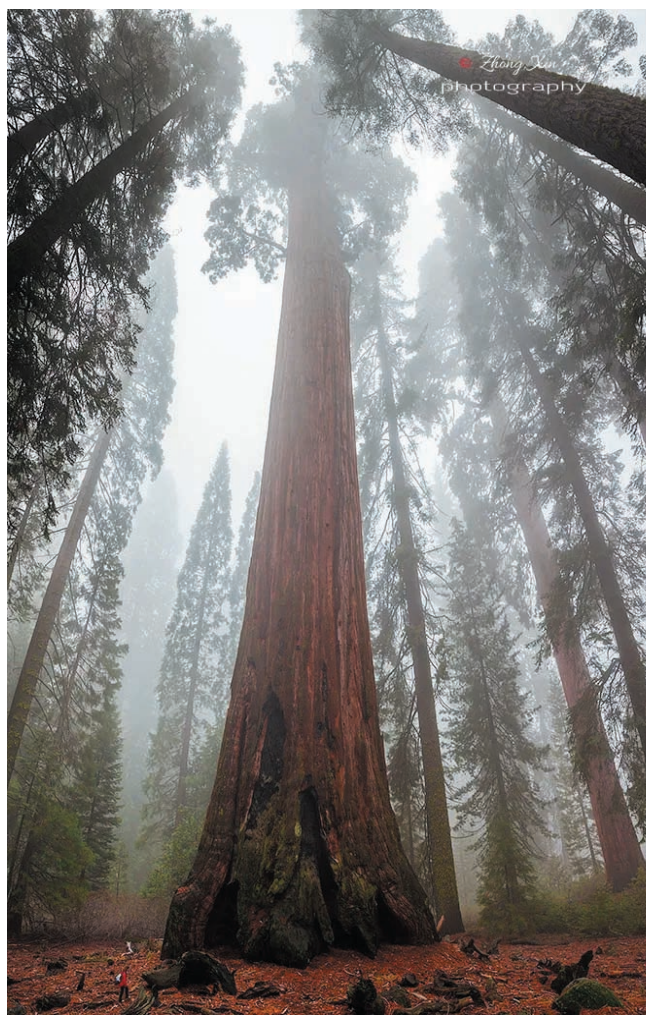
因爲體型的無比巨大，這棵巨樹

被連續採伐了8天才轟然倒地。被伐倒後，樹體被分割，有兩塊並非最大的木材橫切面被製成標本：一塊送到了倫敦，幾乎從那時起就掛在大英自然博物館二樓大廳；一塊送到了紐約，展出於美國自然博物館，在這塊切面的年輪上，工作人員標注了自它從誕生以來西方世界所發生過一些重大事件，比如公元800年的查理曼大帝登基，比如公元1492年美洲的重新發現，而一切終止於1891年這棵巨樹的倒下，如同一個巨大的諷刺。

除這兩塊切面外，大部分來自“馬克吐溫”巨杉的木材僅僅被金斯河木業公司製成葡萄柵欄、籬笆樁，以及屋頂的木瓦。直到1905年，這家公司一共砍伐了2000多棵巨杉，其中大部分都超過了2000歲。記錄下人與自然的關係

多年之後，當我在金斯峽國家公園的“巨樹墩小徑”看到“馬克吐溫”巨杉被砍伐後遺留的樹墩——如前所述，這些樹墩因爲巨杉樹皮和材質富含鞣質的原因，這麼多年來幾乎未曾腐爛——我能想像到那一天最溫和的畫面，也如《阿凡達》中納威人的家園樹被炸碎般慘烈。

巨杉被大量砍伐是人類極度的狂妄自大所直接導致的悲劇結果，但這些事件促成人們的反思也同樣強烈。從19世紀末開始，由約翰·繆爾積極倡導推進的西部環保運動使得更多人知道了這種令人驚歎的巨樹。1890年



9月25日，美國第二個國家公園——巨杉國家公園成立。

經過50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到1940年，金斯峽國家公園（或被稱爲“國王穀國家公園”）成立，金斯河上游的一系列礦產資源開發、大型滑雪場建設的議案也終於在60年代被終止。到今天，所有砍伐和破壞巨杉的行爲都視爲非法，儘管依然受到氣候變化和頻繁山火的威脅，這些巨人終於得到了更多喘息機會。

我時常想，博物館究竟該展出什麼樣的東西？不僅是世間生命形態萬端，更有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歷史，無論是和平還是衝突，哪怕是犯過的錯誤，曾經的索取和暴虐，都是值得理解和記住的，如同懸在頭上的劍。這些巨杉切面也是如此，儘管我寧願它們依然真實地活著。